

穆青
散文选



责任编辑：丁羽

穆青散文选

Muqing Sǎnwén Xuǎ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5}{8}$ 插页 4

1984年7月北京第1版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6,000

书号 10019·3680

定价 1.25 元



作者像

一篇沒有寫完的報道

一九六五年的冬天，記者一行在豫東平原採訪，有兩位先進人物的事迹使我們深為感動：一位是勤政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另一位是寧陵的植樹老人潘從正。人稱他“老堅決”。當我們報道了焦裕祿的事跡之後，原打算向讀者介紹這位長年累月與風沙搏鬥的老人，沒想到由于全國政治形勢的變化，這一計劃被中斷了。所以，那些陰雲蔽日的

23-8-7-7

目 录

第 一 辑

雁翎队	3
夜渡	7
夜船	10
我看见了战士们的文化学习	20
工人的旗帜赵占魁	23
歌及其他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速写	40
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诗	
——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	45
空中飞来的哀音	63
哀音更加低沉	69
月夜寒箫	
——记长春城外中秋夜	74
一枪未放的胜利	
——记解放长春的经过	77
驶向人民的海洋	
——记“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经过	86
拉开国民党海军黑幕的一角	90

第 二 辑

在河南故乡	95
淮河两岸	99
湘鄂道上	103
“活捉白狐狸!”	
——记湖南人民的灾难和斗争	106
狂欢之夜	
——长沙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速写	110
记湖南的和平解放	114
长沙的向导	118
湘中的红旗	
——记湘中人民游击队姜亚勋所部	122
二十年不屈的斗争	125
“革命又回来了!”	131
“打到广西去!”	136
衡宝之战	139
五峰山上的俘虏图	147
界岭夜雨	150
良田镇的无名女英雄	154
十里长鞭	157
飞驰在南线的汽车兵团	160

第 三 辑

因为分配了土地	165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69

再访兰考	191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	199
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	213
历史的审判	223
河南农村见闻	239

第 四 辑

在“瀑布之乡”	255
法蒂玛	264
在滨海沙漠地区	
——秘鲁纪行之一	273
昌昌和“芦苇马”	
——秘鲁纪行之二	278
“离太阳最近的城市”	
——秘鲁纪行之三	283
神秘的马丘比丘	
——秘鲁纪行之四	288
阿丽小姐	294
十月的罗马	300
在斜塔下	307
水城威尼斯	312
佛罗伦萨的启示	
——访文艺复兴的摇篮	316
《最后的晚餐》	321
斯卡拉大剧院	325

西西里木偶	328
维也纳的旋律	331
三个向导	337
快乐的赶车人	345
金字塔夕照	352
感恩节和圣母节.....	357
后记	364

第一辑

雁 翎 队

——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

——雁呵，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

唱着这样的歌，冀中白洋淀的渔人和猎户，在日寇的小汽艇扰乱了湖面的平静，把无止境地的烧杀和勒索加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饱含着辛酸的眼泪，放下了鱼网和猎袋，划着渔船，捐着猎枪，一个个投进密密丛丛的芦苇，开始聚集起来了。

一个月，两个月……

无数的渔船和猎枪，在打雁人殷金芬的奔走号召下，在“为着咱们的白洋淀，也为着咱们的大雁和鱼虾……”的誓言声里，组织起来了。打雁人拿出了他们美丽的雁翎，把它作为一个共同行动的标志，插在每一个船头上。从此，“雁翎队”光辉的名字诞生了。在这纵横百余里的广阔的湖面上，随着这个名字出现的，是无数只插着雁翎，载着武装，使敌人惊慌失措的“鹰排子”^①，和一个个用白毛巾裹头的战士。

他们在白洋淀的每一个港汊间，为敌人撒下了严密的埋伏网，猎枪从芦苇的背后瞄准了敌人的汽艇、包运船和粮队。白洋

① 白洋淀上的一种小船，两头尖，船底突出成三角形，可容两三人，行驶极快，渔民放鱼鹰用的。

淀湛蓝的湖水，被枪声翻搅起来了，一望无际的荷莲和紫菱遭受了空前的蹂躏。傍晚再听不到饲养人嘎哑的吆唤，清晨再听不到那悠美的采菱歌。

秋天，数十里纵深的芦苇在呼啸着，漫天飞舞着雪白的芦花。偶尔一条银色的鱼带着泼刺刺的水声，欢愉地从莲叶间跃出水面的时候，一群群潜伏的水鸟，便带着低沉的鸣叫，来回地从湖面掠过。……这是白洋淀上美丽的季节，也是水上英雄们活跃的好时候。

他们依仗着惊人的水性和准确的射击，依仗着水藻和芦苇的保护，三三两两驾着行驶如飞的雁翎船，到处分散活动，袭击敌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一声呼啸，几发信号枪，周围所有的雁翎船，便立即从四面八方同时出动。有时为着某种必要，在夜雾和晚风飘拂着的湖面上，他们将成百的雁翎船集中起来，趁着月色，悄悄地掩护着我们的水上运输。有时他们也会在一个橘色的黎明，突然包围了敌人的水上据点给以猛烈的袭击。

冬天，白洋淀广阔的湖面为明净的冰块凝固，我们又将看见无数只插着雁翎的冰橇，象一枝枝飞箭，在湖上穿过。

一九三九年的初秋，为了截击敌人一个运输汽艇，他们以十数只鹰排，二三十个勇敢的队员，潜入了赵北口至葛利口的中间地带。那里是一条长十里，宽半里至一里的水路要道，两旁长满了密密的芦苇和蒲草。他们巧妙地隐藏了船只，脱去了衣裤，全部跃进水里去，在芦苇的边缘，派出一个侦察哨。为着不使目标暴露，放哨者在水藻的伪装下，仅仅把两只眼睛露出水面，让湖水不断地从他的鼻孔下静静地流过。

一只巨大的拖船，用绳索拖拉着那瘠哑了的运输艇驶近了。突然，芦苇中一声凄厉的口哨，惊起了几只潜伏的水鸟，接着两

旁芦苇的深处，激荡着一片水声和呐喊，两排长筒的“排炮”^①和雪亮的马刀，便威严地排列在押船敌兵们的面前了。

雁翎队的队员们迅速地割断了两船之间的绳索，捆绑了所有的五个敌兵，用自己插着雁翎的船只，满满地装载了敌船上的白糖、香烟、罐头和大米。使他们更加欢喜的却是缴获了三枝三八式步枪，和一挺昭和十一年制造的轻机枪。

战斗锻炼了他们的勇气，更增长了他们对敌斗争的经验。

不久，敌人高叫着“平靖湖面”，要向雁翎队复仇。他们砍倒了芦苇，刈割了蒲草，用大批的汽船和木船巡逻湖面；同时在每一只船上高高地竖起了梯凳，设立了瞭望哨，凭靠他们优越的火力，使二百米以外的大小船只不能靠近一步。这时，我们的雁翎队便不得不改变战斗方式，采取更加分散的行动。在散布于白洋淀广阔湖岸，象无数岛屿似的村庄边缘，雁翎队的队员们，化装成包着头巾的洗衣妇，或是悠闲的垂钓者，在相隔不远的距离内，默默地工作着。一遇到单独的敌船，或其他可乘的时机，一声呼啸，那些化装分散的雁翎队员们，便很快地从岸边隐藏地里，拔出自已的枪枝和马刀，一面用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一面泅水前进，直到完全消灭敌人的抵抗为止。有时候，他们也用衔着空心的苇秆透换空气的办法，带着武器，作数小时以上的水底埋伏，一遇时机，就人不知鬼不觉地突然颠翻敌船，把敌人沉尸湖底。

一九四〇年，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雁翎队开始变成一支更加有组织的队伍。他们选出了自己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在共产党员殷金芬同志的率领下，

^① 猎枪之一种，枪筒特别长，射程较一般土枪为远。

有计划地配合我八路军水上部队积极行动起来。这中间，他们曾发动湖上的乡亲们，用下沉大树的办法，封锁了白洋淀中的每一条水道，又用无数的船舶搭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浮桥。这样，一旦发生敌情时，我们的部队便可以通过这些浮桥，迅速地增援。

当洪水第二次淹没了冀中，波浪泛滥的白洋淀上，我们光荣的雁翎队的弟兄，从年轻的采菱者到白发苍苍的打雁人，又全部投入了险恶的战斗。整个夏季和秋季，白洋淀周围的群众，除去每日回家做饭外，也长期生活在船上，活动于苇丛和港汊之间，配合着雁翎船和八路军的水上部队，不屈地同敌人战斗。他们曾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创造了大批能漂浮于水面的“葫芦水雷”^①，把它们埋伏在每一条航路的水藻下，炸翻了无数只来往于天津、保定间的敌船，更炸破了敌胆。

四、五年来，我们勇敢的雁翎队的弟兄们，就是这样灵活地与敌人战斗着，而且一直坚持到今天。在日寇残酷扫荡的冀中平原，白洋淀始终是最坚强的抗日堡垒之一，它同着千万只神出鬼没的雁翎船，一次又一次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

让我们遥向雁翎队的弟兄们致敬吧，如今又是芦苇丛密的时候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七日于延安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延安《解放日报》》

① 此种“水雷”系将葫芦剖开，挖去内瓤，把炸药放入制成；其作用不亚于手榴弹，若一处集中数枚以上，爆炸力当更为猛烈。

夜 渡

夜里，我们被追赶到子牙河边，望着那凶恶的水浪吓呆了。我和老高全不会水，沿着河岸的淤泥奔跑着。可是没有桥，没有船，也没有一点灯火。

对岸是劫后的念祖桥，是敌人烧杀过一天一夜的市镇；那里除去死尸和瓦砾外，我们想不到还会存在些什么。可是就在它不远的那边，却驻扎着我们的部队。

我们不敢喊叫，也不敢游过水去。后面手电的亮光迫近了，这告诉了我们三四十个敌人就要到来；他们已经和我俩周旋了半夜，而且抬起三个被击毙的鬼子尸身，拚命地向我们追赶着。

“怎么办呢？”我们互相张望着，两支手枪里没有剩下一颗子弹，而且河岸上陷人的淤泥，也不允许我们再沿着它逃走了。到这时，我们才失悔不应该掉了队，而且更不应该冒险地闯入敌人的据点。

“死吧，”老高拉着我的手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当俘虏！”

于是，我们同时把手枪丢进河里。一步一步地走进水里去。

这时候，突然对岸有一个人影在晃动着，发出低低的呜咽，象在自语似地述说着：“孩子他妈回来呀！孩子要找妈呀！呵……呵……”从那凄惨的声音里，我听出那是一个老人。

立刻，我喊住了他，向他求救了。可是他却一声不响地只呆望着我们。因此我又连忙加上一句：“老乡，我们是八路军，日本

仔在后边撵着呢！”

这样，他象吃了一惊似的，立刻向我们走来了。在岸边我看见他轻轻地放下怀里抱着的一个孩子；脱去衣服，迅速地向我游来。那时候手电光更近了。

“来！快叫我背着。”他远远地向我们喊着。可是当我们看清他满头白发的时候，心里突然难过起来，我们犹豫了。

“你年纪大了，老人家。”我不安地说。但他没有答理，却一把把我拉过来驮在背上了。这时候我看一看老高，他正在脱着衣服向我挥一挥手说：“你先过吧，别管我！”

我们游到了河心，波浪从我的身上溅过去；我骇极了。但老人始终沉着地踩着水，异常迅速地把送到了对岸；只嘱咐一句让我看着他最后一条根，没有喘口气扭身又跃进水里去。

但敌人的脚步声已经听见了。灯光正搜索着河岸。

我立刻卧倒了，旁边那老人的孩子还正在睡着。河岸上象起了一阵冷风，我听见老高在喊着：“不要管我了吧，老乡，不要管我了。”但终于又是两个黑影跳下了河。

这时候敌人很快地赶到了，嘈嚷着，而且立刻向河里扫射了一排密集的枪弹。接着老高哎哟了一声，便从老人的背上仰翻在波浪里，而那老人却拚命地向前挣扎着，时常扬起一只手，声嘶力竭地向我喊着：“同志，抱着我的孙孙跑吧！抱着我的孙……”立刻枪声又响起来了，很快地，老人又被一个浪头淹埋了。而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是那在手电光里，颤动在水面上的一部雪白的胡须……。

我抱起那孩子在枪弹密集的扫射下，用膝头爬行着，直到拐进了村子才敢飞跑起来。这时候孩子早已被惊醒了，在我的怀里大声地哭闹着，叫着妈妈；不住地用小手摸一摸我的胸口，又

摸一摸我的下巴上的胡子，这样他象较安心似地放低了声音，一面拉着我的胡子，一面喊着：

“爷爷，我要妈，爷爷……”

于是，我止不住地流下泪来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于延安